

Q:李晟墨

A:丁世伟

1. 艺术对你而言，是什么？艺术创作对于你来说，是否存在清晰的目的？是否存在清晰的方法呢？

艺术是我与自己沟通的媒介，或更像一面镜子或记录仪，可以从中审视自我，可以记录自我生长线索及生命切片的年轮，可以拓印彼时彼刻的琐碎情感及絮语片段。一辈子太长，我怕在耳顺之年遗落不惑之感。我对于创作没有具体的方法论，但目前阶段对冲突和矛盾充斥了我的作品表达，比如诗意与暴力、荒诞与真实……我的工作是使矛盾双方杂糅共存，并试图拓展既定概念的内核外延的宽度与深度，尽可能的带来超出常规的视觉经验和感官体验。

2. 你的创作和「社会」是处在什么一种关系中？你日常是处在一个忙碌还是悠闲的状态中，你会如何看待这个状态对你创作的影响？

在今天的「社会」有无数的约定俗成的概念与束缚。创作通常是审视自我和我与世界关系的中间介质，同时也想通过此个媒介刨根问底地去追究我最真实、最露骨的情绪与这些约定俗成有着怎样的碰撞抗击。

我日常经常会处于极度放松和极度焦虑两种状态，这两种矛盾的情绪的交杂通常会使我有不同寻常的错愕之感:对熟识情形的陌生不安感、对既定环境的居无定所感、对熟络之人的距离障碍感。我也正试图用创作来输出以此类错愕，并不是一味塞给观者，而是希望在观者与作品的交流中可以涌现一丝新鲜的、非惯性的，甚至是非理性的共鸣。

3. 对于整个社会的视觉生产(大众媒体、景观化、品牌等等)机制，你是什么态度，在创作中是否有做出过回应?

正如之前提到的，我们已经被社会的约定俗成的大潮所包裹，正如我们的电影机制，被阉割的体无完肤的“枪与女人”，却仍要在影院—政治发生地中强奸着大众的视觉，窃取大众的金钱，还要骗取大众的眼泪。这一切太不正常。艺术家有义务保持自我认知和感受独立性，我用暴力宣泄(语言)、非线性的叙事方式(生产)、非常规的观看设置(呈现)来塑造我的电影，并妄图能赢回些许电影的尊严，妄想
在「狂欢」盛世觅得一丝冷静。